

# 一个真实的阎肃(上)

◆ 乔林生

**阎肃简介:**男,汉族,河北保定人,1930年5月出生,1950年加入西南青年文工团,1953年6月进入西南军区文工团任分队长,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55年调入空政文工团,现为空政原歌舞团编导室一级编剧,专业技术一级,文职特级,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2015年被中宣部命名为“时代楷模”,并入围“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”候选人。

## 9月14日早上起床,肃老感觉腿有点麻

我较晚才知道阎肃老先生病重的消息,原因是离京去外地参加了一个采风活动。

10月15日,肃老的爱子阎宇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段文字,回忆儿时的点点滴滴,最后有这样一句话:“现在我只敢相信上帝的安排,总应该是最好的吧。保佑老爷子。”

我读出了异常,连忙跟帖问候:肃老安好?阎宇回复:脑梗住院。

这消息着实让我大吃一惊,不久前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看到肃老,还劝我“得之淡然,失之泰然,争其必然,顺其自然”,谈笑风生的,吃嘛嘛香,咋突然得病了?

10月16日上午,我在空军总医院ICU病房,隔着玻璃窗户见到了仍处于深昏迷状态的阎肃。与平时那个面色红润、风趣幽默、性情爽朗的老人相比,此时的他像一头被麻醉的大象一样躺在病床上,显得那样孱弱、无助,两眼紧闭,鼻子里插着一根长长的管子。只有微微起伏的胸部,微微张开的嘴巴,表明生命的迹象依然存在;表明这位一生乐观、昂扬向上的文艺战士,正在死神进行顽强的抗争和较量。

阎宇对我讲了起因。9月14日早上起床,肃老感觉腿有点麻,上午家人便带着他去了空军总医院做检查,一去就住了院。接着,一连输了两个星期液体。29日吃午饭,肃老用筷子夹饺子时滑来滑去夹不住。到下午五点,正赶上院长来病房,看见他耷拉着个脑袋,问怎么老低着头呀,肃老说直不起来。院长让肃老在沙发上坐好,给他测反射区等等,同时又叫来科主任一起检查。这时,肃老头一歪,昏迷了。

2016年2月12日3时07分,著名艺术家、空政文工团创作员阎肃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。他给世人留下1000多部(首)文艺精品佳作。为缅怀这位“时代楷模”,今日刊登军旅作家、《解放军报》原文化部主任乔林生大校不久前写成、今又重新修订的文章《一个真实的阎肃》。

头颅检查的结果是,肃老的脑干动脉严重堵塞。脑梗塞,一是可通过开颅手术治疗,一种是从大腿股动脉插管至脑部疏通,肃老年事已高,只能采取药物保守治疗。

9月29日之后的十多天,肃老的病情直转急下,用医生的话说,天天都是鬼门关,几乎看不到任何起死回生的希望。

肃老还是命大福大造化大,经过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地抢救,到十四五号,他的脚趾头偶而能动弹一下,生命体征渐渐相对趋于平稳。

望着病床上生死难料的肃老,病床前忙碌的蓝衣天使,我在心里暗暗祈祷:肃老,你青少年时屡遭磨难,经历过日军大轰炸,上过朝鲜战场,参加过土改,也算是九死一生的人,相信你这一次也能化险为夷,转危为安,大家喜欢听你朗朗的笑声,也喜欢看你在荧屏上侃侃而谈,你这文艺战线的“常青树”、“不老松”,别这么突然地倒下呀!



**阎肃说:“谁都得有形,有形就是教养,就是品质,就是格调。”**

30年前,我调入空军大院工作。我熟知肃老,肃老叫不上来我的名字。那时二十来岁,还没对象,喜欢到处转着玩。时不时在空政歌舞团或者在机关上下班碰到了,他总是主动地打个招呼,有时还能寒暄上两句,没有一点架子。肃老因歌曲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、歌剧《江姐》早已成名,声誉如日中天,对我们这些个初出茅庐、怀揣梦想、踌躇满志的年轻人,并不看轻或者视而不见。记得他见面喜欢重复说一句话:“年轻真好,年轻是个宝啊!”那时,我从青藏高原下来不久,脸上一边一片红晕,他开玩笑说我:“你是红二团的啊!”

后来我和他儿子阎宇熟悉了,提起肃老的平易近人,阎宇说:老爷子就这个“毛病”,

## 快递中国

——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

朱晓军 杨丽萍



### 25.第一瓢水

聂腾飞的妈妈谈了几个小时,周柏根也没撒口。这事放在谁身上也不会撒口,自己的企业办得好好的,把它关掉别人办那看上去不大靠谱的快递公司,这不是等于扔下绸缎捡铺衬么?

见周柏根不肯加盟,聂腾飞的妈妈说:“你真的不去的话,就帮个忙。”“能帮到我肯定帮。孩子创业,做长辈的能帮点忙儿总归是好的么。”周柏根爽快地说。

周柏根第一次去聂家时就喜欢上了聂腾飞他们哥儿俩。那时,他们哥儿俩十来岁,见到周柏根就跑过来,又是搬凳子,又是倒水的,很亲切。周柏根觉得这哥儿俩不仅聪明、懂事、上进,还很有头脑。

认识之后,聂腾飞他们哥儿俩偶尔会到周柏根家坐坐,聊聊天儿。有一年春节,在杭州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读书的聂腾云去给周柏根拜年,两人聊到凌晨。

聂腾飞妈妈说,我已借到一万块,还差两万块。

别看周柏根一年赚20多万元,资金也很紧张,前几个月,他中了标,没钱投,从银行贷了5万元。在三个月前,他手头有了点儿钱,想先还银行2万块。对老实巴交的农民来说,欠银行的钱心里总不踏实,有时连觉都睡不稳。

谁知在去银行还钱的路上,周柏根把包丢了。包里有1.7万元现金和3000元的支票,还有财务章和个人名章。他沮丧地回到家,老婆一听他把包丢了,一下子就急了。上次在上海被骗后,老婆还安慰他一番。

“我家里有18000块,要不要再去银行取2000块?”周柏根豪爽地说。

他没跟老婆商量就答应了。“18000就18000吧。”聂腾飞妈妈没让周柏根去取。

18000块钱太重要了,倘若没有它,也许聂腾飞就创办不了盛彤,没有盛彤就没有“三通一达”,没有桐庐农民快递,桐庐也就成不

了中国快递之乡。

歌舞乡在20世纪90年代有多少钱流入快递,没有统计。不过有一点肯定的,除中通之外,申通、圆通、韵达的创始人,以及他们下边的加盟商、承包商的“第一瓢水”都是村民一家一户凑的。

1997年,快递还像灰蒙蒙的天空,看不到什么光亮,除申通等少有的几家快递公司之外,或惨淡经营,或赔得难以维持。邓德庚和哥哥要去金华建网点,需要8000元钱,他们的父母不知借了多少家才凑够。

2002年,圆通因资金匮乏难以维持时,张小娟的叔叔有心帮助却拿不出钱来,他就和两个哥哥一起从乡信用社贷款10万元,拿给了喻滢蛟。有了这笔钱,圆通才开通网络运输班车。圆通在低谷时,他从家乡赶到上海,把6个自营的网点管了起来,从而每天多收一两千元,这样圆通才渐渐走出亏损,下边的加盟商和承包商才有了信心。

聚资能力是商人的首要素质,没有第一瓢水,看得再准的商机,再有把握的生意,再有前景的行当都等于零。让我们纳闷的是为什么在商贾富豪如云的都市借钱都比登天还难,人们宁肯送给你一笔小钱,也不肯借你一笔大钱,在偏僻贫穷的歌舞乡却能借得到钱?缘于山里人的淳朴善良,缘于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传统美德。歌舞乡的村民穷却有志气,有骨气,有尊严。无论天井岭还是夏塘村,子胥村都拒绝不闭户,路不拾遗,他们不占别人便宜,拒绝施舍。

像歌舞乡这样的村民借钱能赖账么,能不还么?倘若生意失败,他们就是砸锅卖铁也会还。

赖梅松说,他不论做木材生意,还是做中通快递,没从银行贷过一分钱。做木材生意时,遇到资金紧张,下边的员工就会主动借钱给他。员工每人都有几万积蓄,24个人就有100多万了。歌舞乡借款利息是二分,银行一年期的利息是9厘,赖梅松跟员工借钱只需要付1.2分的利息就可以了。有时应急,赖梅松也会跟邱飞翔借,打电话借10万元、20万元,马上就会送过来,从来不用打借条。做中通后,赖梅松和那几个股东都经常借钱给公司,而且一分利息也不要。

### 24.四下寻找

林宇婧一直在看轮渡,可她不知道的是,轮渡上也有人看着她。试了三天,熊剑飞终于很服气了,被钓的鱼把钩引出来了,还真是这辆标致车一直追着他们。

林宇婧更没有想到,滨海的某辆摩的上,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她,她在石牌街这一处人潮往来的地段停了不多会儿,又驾车前行了。后面盯着她的也下了车,付了钱,看着车刚刚行驶的方向。

是余罪,反追踪成功了。他不敢跟得太紧,那些人的警觉性不比他差。摩的司机走时余罪又想起什么似的,一把拽着人商量着什么,片刻后又给了五十块,让司机去帮他找那辆车的下一个停车点。司机愣看着他,以为是什么坏人,余罪一翻白眼,直嚷着:“那个美女我看上了,帮个忙看看她在哪儿停车。”

“呵呵,不是老婆跟人跑了吧?哈哈。”那司机笑道,不过仍然接过钱,一溜烟追上走了。留下余罪哭笑不得,敢情摩的司机的眼光比他还尖。早看清前车里那女司机的长相了。这些都是次要的,忙乎了三天,余罪要证明一件事,也是他一直想做却能力不够的事,什么事呢?就是把这些流落的哥儿们都找着,离乡背井的,他遇过好几次危险,他想其他人过得也好不到哪儿。这个无关乎高尚,只是他想如果兄弟们都抱团,应该好混得多。

走了没多远,余罪四下寻找着,刚才车在这一片停了,那应该是这儿有流落的兄弟。他找啊找,路过街边一处摆摊玩牌的摊点时,他蓦地停下了,然后笑了。

严德标,警校大名鼎鼎、十赌九赢的鼠标哥,正扣着一顶瓜皮帽,两手娴熟地切着牌,嘴里已经嚷起了流利的滨海白话,那意思是:“买定离手,买定离手,多押多赔,少押少赔……一把十块真不贵,咋也不算高消费!嗨,这位大姐,来一把?”

对面明明不是大姐,是位细腰妹子,许是看着鼠标流哈喇子的样子可爱,那妹子掏了十块钱,象征性地试水,只见噌噌三张牌排好,妹子不确定地指了指,鼠标猛地一翻,众人高呼:见红了!

赔了十块,妹子趁着热闹,连本带利全押了,再一翻牌,哇,又见红了。鼠标苦着脸只说今天赌运不佳,赔了钱。赔钱的样子比赔老婆还心疼,惹得众人哄声不断。

三把连赢,那妹子却是见好就收,说了声不玩了,高兴地蹦蹦跳跳走了,惹得围观的人群都在哄笑鼠标。不过此时似乎有人跃跃欲试了,十块、十块开始尝试性下注了,几把过后输赢各半,却是赌兴渐起。只见鼠标坐着大庄,连出几张,竟然押哪儿赢哪儿,大有赌场荷官的风范。又是几把赢得围观众额头见汗时,却不料庄家一把憋十,惹得众人一阵欢呼,就喜欢看庄家通赔时那倒霉样。

他妈的,这小子成精了。余罪心里暗道双手切牌,要换三张不难,这数日不见,鼠标的牌技可是突飞猛进了,现在能操控七张了,吃多的赔少的,不知不觉就把钱装腰包里了。而且,这家伙居然找了个细妹子当托……余罪四下搜寻着,果不其然,看到了那位刚才下注的细妹子远远地站在一家电脑店旁,往赌摊这边看。

不一会,她突然飞快地跑了起来,对着聚起的人群外嚷了句:“城管来啦!城管来啦!”一句奏效,看热闹的摊主收拾家伙,正赌着的一抽赌桌上的钱。坐庄的鼠标慌了,大盖布一卷,不迭地嚷着:“明儿再来……连出两把憋十,倒血霉了,赔大了!”

说话间他卷起包袱就逃,数日不见,鼠标腿脚竟然也快了多,他钻出人群,一眨眼跑进了小胡同。此时才有人省悟,没见城管来呀,跟着又有人醒悟:哇,我一百块快输完了!旁边另一位也说了:我早输完了。此时面相觑时才晓得,怕是掉坑里了。晚了,赢钱的早没影了。

余罪快步追了,进了小胡同不远,就见得细妹子从岔路出来,小两口似的,拉着鼠标就奔。追了不远,他大喊一声:“嗨,骗钱的,站住。”“哎哟妈呀,快跑!”鼠标一激灵,回头一瞧,撒丫子就跑,不过跑了几步,又“嘎”声刹住了,喘着气再回头时,他蓦地笑了起来。旁边那位姑娘拉着胳膊问,他都笑得回答不上来了。

## 余罪：我的刑侦笔记

常书欣

